

让华夏文化跃然纸上

——数字化时代电视的新使命

黄星民

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的大融合。在这场大融合中,电视如何把自己画面与文字结合起来,使华夏文明跃然纸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这是数字化时代摆在电视面前具有前瞻性的课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

传播华夏文化,是时代赋予包括电视在内的当代中国大众媒体的使命。我们时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民族的复兴,就意味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扬弃。历史上,中华民族能生生不息,自强千年,就是能对自己的文化不断地扬弃。今天,我们要一如既往,积极传播华夏文化,并吸收时代精华,促使华夏文明更加灿烂辉煌,这已经是时代的共识了。

华夏文化绚烂多姿,丰富多彩,集中反映在一批华夏经典中。这批蕴藏着华夏文化基本精神的典籍,2000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传播,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之一。由于流传年代久远,典籍中的书面语渐与口语脱节,成了一般人不容易读通的“文言”。秦汉以下,人们就要通过注疏才能理解它们。因此,人们常常把华夏典籍的内容通俗化,以礼乐、戏剧、歌舞、诗歌、说书、格言等形式来表现。这些形式浅显易懂,生动活泼,人们喜闻乐见,华夏文化因而得以广泛传播,历久弥新。

电视声画并茂,瞬间万里,无线上天,有线入户,把活动的彩色画面源源不断地送进亿万家中,是个相当大众化的媒介。它一出现,戏剧、音乐、说书等传统传播方式很快相形见绌,电视成为传播华夏文化的主流媒体。电视一方面把传统的传播形式搬上自己的屏幕,使这些走向边缘的传统形式,综合通过电视的屏幕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电视也创造了新的华夏文化传播形式。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风行一时,观众通过电视屏幕领略了文学名著的风采。一大批电视历史连续剧相继推出,包括《康熙帝国》、《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形成了一时的电视历史连续剧热潮。这些电视历史连续剧,虽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原貌,但就像《三国演义》对于《三国志》那样,起了良好的普及作用。电视还推出了数量众多的高质量华夏文化系列纪录片,包括《历史长河》、《考古中国》、《中华文明五千年》等。这些专题片和纪录片不再使用文学虚构手法,而是采用纪实的手法,以纪录片娱乐化为切入点,直接向人们介绍和普及华夏文化原貌。

虽然电视在普及华夏文化方面成绩斐然,然而,在传播华夏典籍方面,电视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电视画面稍纵即逝,难于保存,在传递文字方面困难重重。文字毕竟是文字,它较抽象,诉诸人的理性,需要人的理解。文字可以让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情况,调整阅读速度,甚至反反复复,来回查阅。这一点,处在不断流动状态的电视屏幕,很难实现。受众观看电视的速度,完全受控于电视的播放速度,无法根据自己理解的情况进行调整,因此流动的电视屏幕很难表达文字。更何况华夏经典中的文字艰深,更需要认真研读,反复思考,现代人在阅读典籍时,常常需要温故知新,或举一反三,才能领略其中的微言大义。只能“看”而无法“读”的电视,在传播华夏经典方面,也就自然难有作为。

这对于当代最强势的媒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为了克服电视上述的弱点,使之能传播文字,上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研究“电视文字广播”,并在70年代开发出电视字幕。但字幕只能滚动,无法保留,多应用于新闻报道,或者补充电视口语,并没有能真正实现文字的传播功能。

上世纪90年代,万维网和超文本的出现,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电子文字成为互联网上的主角,万众瞩目,无限风光。这给电视传播文字打开了成功的大门。电子文字具有传统文字的优点,可以保存,易于查阅。它们也是由读者来决定阅读速度,同样可以认真查阅,反复研读,具有传统文字最基本的特征。而且,与普通文字相比,电子文字还具有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优势。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全世界网络上的数据组成了一本全球性的超文本图书。这本书虽然巨大无比,却可以在几秒之内把所需要的文字从世界各地调到我们自己的屏幕前。电子文字具有如此优势,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它们渗透到报纸、图书、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网站,甚至手机中。

与电子文字出现的同时,电视也迎来了自身的数字化。这就使电子文字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电视。通过我们手中的遥控器,可以把文字与声音图像都调集到电视的屏幕上。既可以在电视的屏幕上阅读电子邮件,浏览万维网;还可以点播电视剧,收看新闻联播。虽然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但我们相信,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数字化电视将像今天的电视那样普及。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亿万家庭中的电视,将是既可以阅读电子文字,又可以观赏画面的综合性平台。

研究表明,电视画面的形象性、直观性与文字的抽象性逻辑性相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可以充分调动人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充分发挥人的左右脑功能,把人的各种经验、知识整合起来,成为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这方面,具有传播画面与文字综合传播平台的电视,将大有可为。它势必给电视传播华夏文化带来新局面。

面对这即将到来的一切,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一是要认真学习华夏文化,把握其精髓,并促使其在表现形式上的转化。传播华夏文化是件严肃的工作,我们不能把华夏文化当做商品来“水煮”、“戏说”、“大话”。二是要勇于理论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传播理论”层面,还要关注画面声音与口语文字之间关系,为今后新工作做好理论准备。具体言之,则需要在电视画面如何与文字相配合方面,应用新的技术手段,形成崭新的表现形式。

美国的学者佩维奥70年代提出了“双通道编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记忆由两个处理信息的编码系统组成。其中一个用于处理语言信息,另一个用于处理视觉信息。两个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相互分离,所以语言系统和视觉系统可以独立活动;相互联系,所以又可以对信道进行双通道编码。这种理论告诉我们,电视的画面与文字可以相互配合,但不能完全相互取代。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寻找画面与文字之间的联系,使它们尽可能相互配合,还要注意保留画面与文字各自的独立性,调动它们的各自优点。这种想法并不难,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实现。我们不妨来看看别人的实践。

近年来,CCTV推出《中国古诗词欣赏》与《古代散文名篇》两个系列,在节目中,主持人完整地诵读荀子的《劝学篇》、庄子的《逍遥游》、杜甫的《绝句》等古典诗文,并通过音乐和画面来烘托,营造诗文所表达的意境,把电视的画面音响与文字较好地结合起来,让受众能领略诗文中的韵味。这些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好,受到广泛好评。但是,由于这些节目只是建立在模拟电视技术基础上,文字的传播还是有困难。为降低理解的难度,这类节目只能选取篇幅不大,人们熟悉的诗文。如果要让受众直面篇幅大,文字艰深的典籍,这种方式肯定不适合了。

而数字化后,受众再观看这类的片子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点击等方法随时调阅文字,也可以在阅读文字时,随时调出画面音响。这样,便可使华夏文化跃然纸上,在电视的屏幕中得到“复活”。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复活”,因为它沉淀了2000多年文本文化的成果,在文本时代,我们先人给各类文化典籍留下了极为厚实的解释。为此,我们在“复活”这些文化遗产时,也要把文本时代的文化成就,包括大量的解释、注疏等等,统统组织到专题片中,做到可以随时查阅。无疑,这种专题片将汇集历代口头文化成就,包涵着文本时代的成就,使之在电子技术上得到综合。从技术角度而言,这种条件已趋于成熟。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为这种华夏文化巨片,做点开创性的工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系)

(本文编辑:姜成厚)